

凌 / 力

文 / 集

L i n g . L i

W e n . J i



倾城 倾国

凌力

著
上

经济日报出版社
陕西旅游

国 倾 城 倾

凌 力 著

经济日报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城倾国/凌力著. —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1998. 11

ISBN 7-80127-533-0

I. 倾… II. 凌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2776 号

责任编辑:张德仁

封面设计:孔晓军

凌力文集—长篇小说卷

倾城倾国(上、下)

凌力/著

经济日报
出版社出版
陕西旅游

(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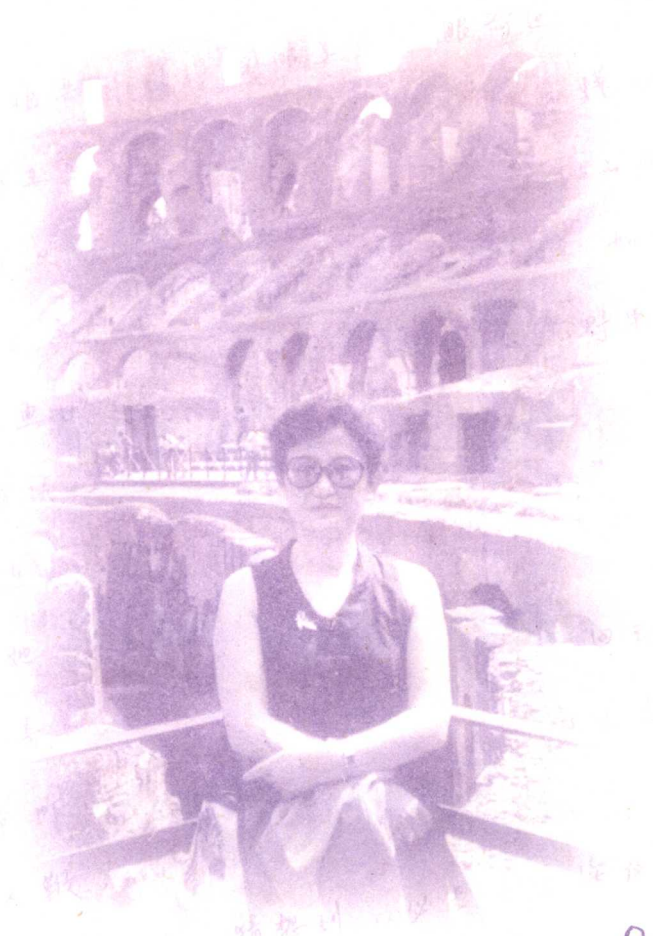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 7226 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21 印张 533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·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(套)

ISBN 7-80127-533-0/I·38 定价:40.00 元(上、下)



凌力

RBF 88 / 01

凌力在创作《倾城倾国》时的照片

第一章

——

落日之前，烟尘滚滚，大金国八旗骑兵如同一股股奔腾的洪流，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，把坐落在重峦叠嶂之中的永平府城团团围住，数万女真铁骑在同声怒吼：

“速促那！哇^①——”

“速促那！哇——”

“速促那！哇——”

这怒吼好似平空爆发的骇人闷雷，天宇震撼，大地颤抖。三声呐喊方停，余音还在原野上回荡，却听角声四起，八旗军环城立营。

① 速促那：女真语，冲；哇：女真语，杀。

旗帜如林，十彩辉耀，鼓荡着北风，猎猎作响。

阵阵马嘶，此起彼伏，在长空回荡。

粗犷的笑语，野蛮的叱骂，被呼啸的北风送出很远。

重围之中的永平城，四门紧闭，城墙上阒无一人，千门万户无声无息，仿佛鸡犬尽都死绝。

城外东北一隅，山坡上营帐重重，熊腰虎背的小校们正把串灯吊上高高的灯杆。灯下一人，貂帽戎装，抚髯远望。他腰悬宝剑，胯骑战马，夕阳照着他魁硕的身体，北风掀动他宽大的褐色披风。此刻他眉宇间流溢着的忧郁和柔情，与他威风凛凛的外貌、与周围弥漫着的腾腾杀气极不相称。

他凝望着、慨叹着，竟吟哦出声：

“……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……”

“范章京，又发雅兴了？”背后突然有人这么问，宏亮、爽朗，笑声随之滚了过来。范文程不用回头便知是谁，连忙翻身下马，单腿跪倒：

“给汗请安。”

“起，起。”金国大汗皇太极下了马，三十多名侍卫在他身后八字排开，静静地站得笔直。他满脸笑容，细长的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好奇：“你在独个儿念什么？可是南朝的诗词？讲给朕听听。”

范文程笑道：“好教大汗知道，这是我家祖上范文正公^①的名篇哩！”他把这首流传千古、脍炙人口的《渔家傲》细细讲了一遍。皇太极静静听着，目光投向积雪的远山。侍从们早为主人布好坐墩，两人却都没有坐的意思。

① 北宋名臣范仲淹，谥文正。

“好一个龙图老子！”皇太极听罢，大声赞叹：“不过‘将军白发征夫泪’，不免颓丧了些。上午，朕道经碣石山，不由想起先生你讲的曹操征乌桓和他的《观沧海》：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……这才是雄才大略呢！”

“所以，”范文程沉静地笑笑，“先祖志在做一代良臣，曹公却具帝王之量呀！”

是说古还是比今？这一语双关，引得皇太极哈哈大笑。范文程的机敏使他非常满意。

“范章京，”皇太极在黄龙绣墩上盘腿坐定，“你又为大金立了一大功！反间计已经奏效，南朝小皇帝果然把袁崇焕下了狱。除掉他，咱们可就没对手啦！哈哈哈哈！”

范文程耸耸眉头，惊讶道：

“真不料这般容易！……崇祯多疑，自坏长城，足见明朝气数已尽了。”

“正是哩。朕想乘此良机，取永平为家，攻破周围城池，连成一大片，也好打开关内关外通道。”

范文程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只怕他各路勤王兵马齐聚京畿，我们还是难与撑持的……”

皇太极大手一挥：“那有什么，敌不住便回关外，下次再来，我们又不失什么。若能立住脚，岂不是好？”

范文程正视皇太极，面色严肃了：“大汗，若想立足，则严明军纪，禁止滥杀无辜，就不能不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先生放心就是。”皇太极笑着抢过话头。

亲随侍卫库尔缠来报：诸贝勒^①已齐集帐下候驾。

皇太极站起身：“这永平城已劝谕再三，不肯归降，理当今夜攻破！城破之时，可就难说什么不滥杀了，规矩如此……走吧，去寻一个攻城口。”上马之后，他勒住躁动不安的青骢：“范章京，今晚你往遵化守城去吧。遵化城得来不易，旁人去朕还不放心哩！”

一听说要攻破永平，贝勒们兴高采烈，顿时精神百倍。只有这种拒降的地方，他们才能放手屠戮掠夺，各显英雄。这回出征伐明因是大汗亲率，规矩比老汗王还大，拘得人怪难受，有了这么个任情舒放的机会，谁不快活！所以绕城跑马选攻击点很是快当，众人几乎没有异议，全都赞同大汗指定的西北、东南两角，一正一佯。

如果不是一桩意外，那么，明天拂晓，这个死寂的永平城就要热闹了！多少财富、人口、美女等着他们去取，三天之后大汗才会下封刀令，能整整杀它三天，够痛快！

这当儿，两名侍卫押来一人跪在大汗马前，说是前哨所擒，不敢自专，特地献上。

众人都有些纳罕，纷纷围上前来。

贝勒济尔哈朗心疑，催马近前看了一眼，暗暗吸了口凉气，说：“大汗，是刘爱塔的侍从！”

御用青骢猛地昂头一跳，皇太极勃然变色，用可怕的声音吼了一句：“刘爱塔！……”

济尔哈朗转向俘虏：“说！刘爱塔在哪里？”

^① 贝勒，满语，原为满族贵族称号，清崇德元年定封爵，位于亲王、郡王下。崇德以前的贝勒，即后来的亲王。

俘虏必是横了心，回答很平静：“刘兴祚将军奉命率兵驰援沙河，闻说金国大兵已到永平，故直奔太平寨。遇见北兵押了掠获的南朝人在途中吃饭，刘兴祚将军袭斩五十级，令我等携首级往官厅请赏。”

“刘兴祚是谁？我在问你刘爱塔！”济尔哈朗倒不发火，皱着眉头追问。

“刘兴祚便是刘爱塔。他归降南朝，阁部大人特地为他改了名字，是兴隆明祚的意思……”

俘虏话未说完，刀光一闪，头颅忽然飞去，一腔血立时喷溅好高，无头的躯体随之倒地。这种场面众人司空见惯，并不在意。但看到动刀的是皇太极本人，无不惊异，大金国汗亲手杀这么个无名小卒，未免有失身分。

这一刀却使皇太极的愤怒得以发泄，涨红的脸和凸出的眼睛渐渐复原，气息也渐次平静，他板着脸对贝勒们说：

“朕的意思，擒获刘爱塔，胜得永平城！……他忘朕恩养，竟敢诈逃！今日送来手头，真乃天意！”

他眼睛阴沉，声音沙哑，每逢到这种时候，谁都不敢抬头看他。

“阿巴泰！济尔哈朗！你两个各率三百骑兵追杀刘爱塔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处置了刘爱塔再破永平！”

阿巴泰瞥了瞥济尔哈朗，眼里透露出不满：一个人竟胜似一座城池？济尔哈朗连忙眨眼示意接旨，二人领命去了。诸贝勒也各归营帐。范文程留在最后，迟疑片刻，走近皇太极低声说：

“大汗，刘爱塔有罪，但……”

“范章京，大兵伐明，降者不抗拒者戮，朕已明谕天下，何

况背恩叛主，死有余辜！刘爱塔不杀，何以警来者？”皇太极脸色已平静，眼中却还透着执拗。

“刘爱塔毕竟不同……”范文程还想说什么，皇太极脸上突然涌来一片红潮，一挥手，背转了身：

“范章京，遵化守城，请多费心。……”

范文程心事重重的背影消失在暮霭中。皇太极心烦意乱地踱来踱去，抬眼望了望西天最后一抹晚霞，一颗星在云丝边闪烁。他站住不动了。

“大汗，奴才请随阿巴泰贝勒擒拿刘爱塔！”有人跪在脚边低声请求。

“你？……”皇太极听声音知道是亲随侍卫库尔缠，静默片刻，终于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去吧！……”

二

滦河的这一段，宽不过十丈，却水深流急，最冷的时候也不封冻，何况已是“七九河开”的季节。

右岸伸展出一片平滩，明军大队人马在这里歇脚：有的河边饮马，拾柴生火炊饭；有的背靠背坐着打盹，或者干脆头枕鹅卵石横躺着呼呼大睡。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破旧不堪的绛袄、罩甲、战裙、遮臂；戴着生锈的铁帽、头盔、红笠帽、五色扎巾，跟手中的斧钺刀枪一样，多是百年前祖爷爷辈留下的古物。五六千人铺满河滩，像是盖了一张破烂醒醒的地毯。

杂沓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蓝色旌旗如同一团蓝色的云飘来对岸，数百名金国骑兵不紧不慢地沿河行进，鲜明的甲冑在阳光下闪亮。

自从去年十月金兵南侵、围攻京师以来，从山海关到北京，

整个滦河流域都成了明、金交锋的战场，犬牙交错，你来我往，两军猝然相遇的事很平常。有时会成为一场遭遇战，有时也可能各有各的使命，互不相扰擦肩而过。今天的形势，本应是后者。但是，蓝旗骑兵过于整齐强壮，他们的马过于矫捷神骏，他们的神气过于洋洋得意，使右岸河滩上几乎不能称之为军队的明军兵勇们火冒三丈、气冲牛斗，仗着人多势众，也许还仗着河水阻隔，竟忍不住地大声叫骂：

“臭鞑子！去奔丧啊？”

“骚胡狗，挨千刀！”

一呼百应，河滩上空骂声喧嚣。蓝旗骑兵们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住马停下，向河滩张望。

明兵越骂越上劲，搬出了祖传的看家本领：

“我×你奶奶！我×你姥姥！”

“×你妈！×你祖宗！”

“我×你老婆！我×你姑娘丫头！”

.....

大金国那些不上阵、未谋面的女人全都遭了殃，无一幸免。蓝旗兵们惊愕地听着，想必有通事把这阵臭骂的意思讲明了，岸上猛烈爆发了大笑，闹哄哄的如在擂鼓。乱了片刻之后，竟由队伍中驱赶出四五十名妇女，或老或少，或丑或俊，有的身着绫罗，有的布衫褴褛，但短袄长裙，都是明朝妇人装束，一个个掩面捂嘴低头哭泣，踉踉跄跄跪倒在河边。只见一名戎服金将用流利的辽东味汉语隔河大喊：

“看见了吗？这都是你们的妇人！你们的奶奶姥姥，你们的老婆、女儿、娘！尽都被爷们×够啦！你们反想×人？有脸吗？哈哈哈哈哈！.....”

“轰”！河岸上又腾起大笑。河滩下一片寂静。

“哗啦”一声响，蓝旗下的领队拔出长剑在头顶一挥，大吼：“哇！速促那——”

“哇！速促那——”狂野的吼叫轰然如雷，几十名骑兵激箭般飞出队列，冲向河边，挥刀砍倒了临河而跪的十数名妇女后，连人带马跃入水中，似要浮渡过河。

河滩上悚然失色、呆若木鸡的明兵中，不知谁惨叫一声：“天啊！逃命哇！”数千明军顿时大乱，掉头狂奔，如失魂魄，丢盔弃甲，互相推挤。不到一顿饭工夫，六千大明官军逃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数十具死于挤撞践踏的尸体。

浮渡的金骑兵只前进了十数步，便勒马停住，望着逃窜的对手，和大队一起鼓掌大笑。

阿巴泰没有笑，他一直冷眼静观。此时厌恶地骂一声：“熊包软蛋……济尔哈朗，我们不在这儿耽搁了！”跟这样的对手打交道，真是乏味！他的脸拉得更长了。

“是。”济尔哈朗是阿巴泰的堂弟，语气带着恭敬。他看看河边，还活着的女人们互相搂抱着哀哀哭泣，道：“把那些累赘……都杀了吧。”

他俩昨晚奉命后立即出发，午夜时分，以拒降为名攻屠了一个村庄，便在那里宿营。天亮前探哨来报：刘爱塔率军二百人由太平寨去山海关，他们决定在途中拦截。集队出发不久，就遇上刚才河边那一幕。没料到各佐领不少弟兄战马上都绑了一个掠来的女人。杀掉当然干脆，总是一份资财玩意儿，就没有更好的法子？阿巴泰想了想，说：

“差十名甲兵押回大营收管，各人做好记号，回去后再领。”

少了女人的拖累，行军加快了，不久就接上了前哨。哨官

请两位贝勒爷登上小山，那队打着“刘”字旗号的人马正远远走来。阿巴泰和济尔哈朗一齐盯住旗下棕红白蹄马背上的骑者，半晌，不约而同地自语道：“是他！……”

阿巴泰表情活跃多了，兴奋地扫了堂弟一眼，说：“刘爱塔可不像刚才那群熊包蛋。你我要小心对付！”

被这许多人眷注的刘爱塔——刘兴祚，正在他的“刘”字大旗下缓辔而行。三十二三岁年纪，身材挺拔，动作洒脱，一看而知马上功夫到家。面白微须、修眉俊目，可以想见十多年前是个漂亮人物。他率领的这队人马和一般杂牌明军一样，锣齐鼓不齐，衣装已破旧，军械不成样子，但他从不回顾，只管领头前进，仿佛那是一队精兵，仿佛他是凯旋的将军。

他身后随行的侍从亲兵可不像他们的主将那样沉默寡言，正小声议论着眼前那件震动朝野的大事：兵部尚书兼蓟辽登莱总督、天下无人不知的抗金名将袁崇焕，在金兵大举南下围攻京师的危急关头，竟被发现是通敌卖国的内奸，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！

“娘的！他袁崇焕也有今天！真是报应！”毛承祿满脸大胡子，眼睛瞪得赛铜铃。他原本姓王，投奔皮岛毛文龙^①后被认义子，改姓毛。

“谁知道哩。兴许是咱大帅讨命追魂也说不定！”高大魁梧的孔有德，是典型的辽东大汉，长相憨厚，甚至有些呆气，说完就傻呵呵地笑了。

^① 毛文龙，浙江人，以都司援朝鲜，逗留辽东。辽东失于金后，率部自海岛遁回，乘虚袭杀金镇江（今丹东北）守将，得授总兵，累加至左都督，挂将军印、佩尚方剑，率军镇皮岛（今朝鲜椴岛），牵制金后方。崇祯二年五月，被袁崇焕以跋扈等十二项大罪斩杀。

同是辽东人，耿仲明却灵巧俊俏，灵活的眼睛飞快地朝众人一扫，压低声音：“论起来，上天有眼，也算冤冤相报，可要说袁督师是内奸，我还真有点难信呢！……”

一时，众人都不作声了。

他们这些人，心头的天平和京师内地人不一样。满洲人占辽东，杀得他们家破人亡，只得逃出故土投奔毛文龙以图复仇。袁崇焕在大明军屡战屡败屡退、丧失大片国土之际，砥柱中流，宁远大捷打败了努尔哈赤，宁锦大捷打败了皇太极，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，曾是他们最崇敬的英雄。英雄竟然杀掉了在危困中收留并重用提拔他们的恩人毛大将军，这笔帐又该怎么算？

“哎，你在看啥？”孔有德捅捅刘兴贤，因为他一直呆呆望着远方，“咋不说话？”

刘兴贤愁眉苦脸地瞥了孔有德一眼。他是刘兴祚的弟弟，身形相貌都小了一号，却显得猥琐、怯懦。他小心翼翼地四下瞅瞅，策马贴近孔有德，探过上身耳语道：“孔哥，只求你尽心尽力保住我二哥，我们刘家就指望着他啦！”

孔有德耸耸浓眉：“这是咋的啦！”

“唉！要是还在皮岛，也就罢了。如今天天跟金鞑兵照面，一旦知道二哥的行踪，他们必定要来擒拿；一旦被他们拿去，怕要碎尸万段了……”

“咋会呢！”

“你不知道，”刘兴贤声音更低、眉头蹙得更紧，“如今这位大汗，早先最喜欢二哥。在那边二哥叫刘爱塔，便是大汗起的名，依着辽东话‘爱他’的音……哎呀，来啦！”他神色突变，尖叫出声。

前面山路转弯处，忽然漫出一片尘土，如同黄色的雾，雾

中杀声震天，一团蓝旗骑兵裹着风沙从黄雾中涌出来，直奔“刘”字大旗。

刘兴祚脸上出奇地镇静，只对后队做了个手势，兵勇立刻散开，排出迎战队形；他伸向后队的手又向下一压，骑兵们立刻翻身下鞍，拉着战马一起卧倒。这真及时！随着一声响箭的尖啸，强劲的羽箭如密密飞蝗掠着他们头顶飞过，奔涌而来的人马已看得清面目，听得清吼叫声了：

“杀刘爱塔呀！——”

“杀刘爱塔！——”

刘爱塔却不卧倒，只用长刀和弓左右挥动，拨开射来的箭。他确实灵活敏捷，箭雨过去，只左胸甲和右臂甲上各着了一箭。

阿巴泰已经逼近，满脸亢奋，狂野的光芒在黑眼睛里跃动，大吼着：“刘——爱——塔！——”

刘爱塔挥长刀“当”的一声架住阿巴泰砍来的宽背金环大刀，左手扔了弓，迅速拔掉身上那两支箭。两人对视的一刹那，阿巴泰满眼鄙视和仇恨，但又极度兴奋，鼻孔张大，额头青筋暴起；刘兴祚冷漠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悲哀，嘴角微微一动，竟牵出一个苦笑。

阿巴泰一愣，随即大喝一声：“杀！”双方抽回刀，便你来我往，你进我退地斗成一团。三百正蓝旗骑兵把不足二百人的明军团团围住，刀枪相击，人喊马嘶，不断有人惨叫落马，落马后又被马蹄踏死……

寡不敌众，疲兵胜不了精兵，明军剩余的人越来越少，厮杀也就越加酷烈了。

孔有德催动着胯下黑马，挥动着七十二斤大铁棍，左右开弓，抡出去力大无穷。蓝旗骑兵被他杀伤十数人后都不敢近身

了，他便如舞飞轮，把铁棍甩得溜圆，冲出重围。耿仲明紧随其后也杀了出来。孔有德回头一望：

“刘爷杀出来没有？”

耿仲明在马鞍上踮脚远望：“没有，还在里头！”

孔有德一勒缰绳，驱马转身重新杀回，直撞到刘兴祚面前，大叫：“刘爷，快跟咱老孔杀出去！”他抡着铁棍杀出一条血路，领头冲出包围。回头一看，刘兴祚并没有跟他出来。他急得拉了耿仲明弃马步战，再次杀进，就是拖也得把刘兴祚拖出来！

刘兴祚与阿巴泰厮杀许久，已呈败相，只能招架了。阿巴泰看准时机，大刀往下一扫，刘兴祚的棕红儿马突然惊跳，竟把主人掼下地！阿巴泰举刀就砍。偏偏孔有德赶到，一棍架住、推开，背起刘兴祚，还空出右手舞棍，在耿仲明的护卫下，第三次溃围而出。

刘兴祚刚刚喘过一口气，便推开孔有德，夺过耿仲明的长枪灰马，跃上马鞍又要杀回去。孔有德一把拽住马勒口，大叫：“刘爷，你疯啦？送死吗？”他膂力千斤，身长腰粗，一使劲，就把刘兴祚从马鞍上举起，小心地放在地上。

刘兴祚倔强地挺着脖子，伸手又去揪缰绳。突然，孔有德怒吼一声，胸前中箭：可怕的箭雨尖啸着飞来，又是一团蓝色！数不清的镶边蓝旗骑兵包抄围拢，杀出重围的数十明军再度陷入包围。孔有德感到钻心的疼痛，他拚命睁大眼睛，看到了耿仲明中箭倒下，看到了刘兴祚前身像刺猬似的直插了十多支箭，仍然站着不动……

在孔有德丧失意识之前的最后一刻，他听到了刘兴祚的一句低语，安详而欣慰：

“总算死在该死的地方了！……”

两队金兵会合了。明军已没有一个活的。那直挺挺站立不倒的刘兴祚就格外显眼。金兵渐渐在他面前围成个半圆，气氛很古怪，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怎么办。

二位贝勒过来了。他们打了胜仗，生擒了刘兴贤作证，杀尽了明兵。济尔哈朗兴冲冲地面带笑容，阿巴泰的脸又沉下来。骑兵们连忙给王爷让路，他俩就站在了刘兴祚的面前。

阿巴泰突然发作，跳起来照刘兴祚脸上狠狠一拳。他心里有一个狂暴的声音在怒吼：“你不肯拿出本事跟我比试！你瞧不起我！到死也瞧不起！混蛋透顶！……”

已经死去的刘兴祚经不住这一拳，“扑通”倒地。济尔哈朗眼里泛上一片恶意，喝道：“扔掉！喂狼！”

兵士们一拥而上，他们早看中了刘兴祚护身的上等甲冑丝质衣袍。片刻争抢，剥光了他身外的一切，他便如初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一样，赤裸裸地躺在寒冷的大地，斑斑血迹，像是几朵绚丽的红花覆着白皙的身躯。

济尔哈朗暧昧地笑笑，说：“怪不得叫刘爱塔！”阿巴泰盯他一眼，冷如寒冰，使他赶忙换了话题：“咱们回去交令吧，载上他的尸体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，贝勒爷。”库尔缠不知何时来到他们面前，满头是汗，口中仿佛还在喘气：“既已杀了，何须载回尸体？”

阿巴泰问：“汗有新旨意？”

库尔缠头也不回地望着刘兴祚的尸体，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有我作证。”他突然转身，边走边脱衣甲。他细心地给刘兴祚穿上自己的长袍，又顺手拽过两匹马，推下马上兵勇，夺来马鞍上的被子，抱起刘兴祚放在被子上，命令道：“挖坑！”

兵勇们都知道他是大汗的侍从，谁敢违拗？坑挖好了，库